

- ※ 不知道為何劇情只是買菜日常卻爆了字數
- ※ 雖然打了CP標籤但這篇的艾愛兩人其實還只是相棒關係(
- ※ 出現職業皆是史詩組，為魔界篇後時點、私設許多。

《孩子氣的醋意》

Elsword x Aisha (Knight Emperor x Aether Sage)

日光是強烈卻不至於燙傷人的溫度，風的氣息拍打在臉上的感覺又是如此舒適。

雖說這條擺滿食品攤販的商店街是既擁擠又滿溢著喧嘩聲，卻不會給人尖銳的不舒服感。因為知曉這是在艾爾力量的庇護下，人們看上去是如此幸福。

也許是記憶裡未仍脫離艾爾正在動盪時的生活，有時仍會產生這樣的光景是種錯覺，但心中充斥的澎湃與震耳欲聾的心跳聲，又有種活著的真實感。

穿梭在市集中的一對男女，雖說打扮相對這個城市的人們而言是顯眼了一些。不過艾德城原是貿易繁榮的城市，聚集了來自各個地方的人，冒險者的存在對市民而言也早就見怪不怪了。

其中的女性，身上包圍著紫色微光粒子，與她一旁漂浮著大包小包的物品上賦予的粒子相同，看來是一名相當仰賴魔力的魔法師。那些漂浮著的所有物，也能推測是她的魔力有所作用。

向上伸長手臂，打直了身體，薑紫色長髮隨著動作擺盪著。女性的臉上稍顯疲憊之色，卻仍用著精神飽滿的嗓音道：「呼啊……好像很久沒有採購這麼多人份的食材了？晚上的聚會還真讓人期待耶。」

「是啊，畢竟很久沒跟大家見面了。」在她身旁的紅髮男性，身後背著與他身形相襯的大劍，雙手掛滿了才剛採買的食材，那樣的數量與重量讓一般人看了都有些難以想像。這人臉上卻未顯露痛苦之色，或許是對自己的力量極有自信。

「嗯——雖然有點被風之精靈嚇一跳啦……」

愛莎回想了下當時蕾娜突然出現在前的畫面，不一會兒又將雙手抱在胸前，歪著頭：「嗯……雖然這麼說，還是不明白今天是什麼特別的日子呢？這麼費工夫地把現在身在各地的艾爾搜查隊集合起來……？不過也不是什麼緊急事件，真是萬幸。」

「我覺得想跟大家見面不需要理由啊。」沒有特意去隱藏對聚會的期待，艾索德的口吻輕鬆：「愛莎見到蕾娜姐的時候不也是很激動的嗎？」

「什麼呀？一副把我當小孩子的口吻？」維持著抱胸的動作，愛莎的臉貼近了艾索德，努了努嘴，眯起的眼睛說不上是審視還是質問，因為下一秒她就退開來：「算了，為了今天我可不想計較這個。」

「啊哈哈……」感覺到是似曾相似的互動，艾索德擺出尷尬地笑容。

兩人離開了商業區，輾轉進入住宅區前往今日休憩的旅店。

距離魔奇最近的都市：艾德，以繁華的商業貿易活動而聞名，人潮擁擠的市集，充斥熱情的喧鬧聲已是深刻在人們心中的畫面。但住宅區的熱鬧程度也不遑多讓，到處都能看見在嬉戲的孩子群，與陪伴在旁的大人們。

但相較過去來到這座城市的時候，又有那麼一絲違和感。

艾德曾經歷前領主瓦利的背叛，原因是其隱瞞住民私下研究對人類有著傷害性的納斯德，當時在艾爾搜查隊幫助下居民起義革命，而進入住民自治時期。

而後，擺脫魔族侵略的班德王國，經過復原後王政也漸漸恢復正常，王權方與艾德居民經過幾番爭論，才使他們接受了現任分發至此管理的領主。

那與記憶中的差異便是現任領主的政策，而且……

「……啊！痛！」感覺到後腦勺被球體物擊中，礙於雙手掛滿了物品，艾索德只能聳肩縮了起來，嘴裡發出驚呼。

「艾、艾索德？」愛莎也被突如其來的狀況嚇了一跳，看了看身旁的人，不一會兒從他身後掉下了罪魁禍首，一顆白色軟球咚咚地彈到地上，隨著跳躍的力度減低高度，最終它滾到愛莎的腳邊。

「是哪個小孩子的東西嗎？」轉頭望著四周，艾索德發出這個疑問。

「不知道呢……」愛莎彎身將軟球撿起，不一會兒聽見了金屬物質撞擊地板石塊獨有音色，並且那道聲響正往他們的方向靠進，接著在她身邊停了下來。

愛莎抬眼一看，背著光的臉孔有些模糊，但仍感覺那孩子身上並不屬於人類的物質：面孔是鋼板焊接，眼珠是玻璃珠，雖說有些詭譎，卻難掩那孩子可愛的五官和滿是抱歉的表情。

是一名少年納斯德。

「不好意思，那顆球我和朋友的……剛才好像打到大哥哥了？」也許是製作技術不夠純熟，納斯德少年的聲音充滿無機質的雜訊，卻也非毫無感情。

他看向艾索德，低下了頭，似乎有些擔心會挨罵。

「我沒事啦，作為戰士身體可是很強壯的喔？」艾索德彎了眉眼，沒有見怪的意思。

「戰士？」

「是強大到能夠守護大家的人。」艾索德舉起雙手拿著的重物，像是展示自己的力量般。

看到這個畫面，納斯德少年那玻璃材質的雙眼發起光來，雖然不太確定是陽光的折射，還是他睜著興奮的雙眼：「嗚哇！大哥哥好厲害——！」

「哈哈……也沒這麼厲害啦！」納斯德那樣坦率的眼神，讓艾索德過去旅程中，在亞特拉斯站也有一名少年這麼誇獎過自己與同伴，赤色的雙眼頓時寫滿懷念。

「真的很厲——嗯？」納斯德少年頓了頓，眨眨眼睛，看向自己跑來方向。艾索德和愛莎也聽見來自那處的呼喊，雖然因有段距離而顯得模糊，但很能確定是在呼喊某人，且是一名人類孩子的聲音。

「啊……我朋友在叫我了呢……」少年納斯德騷了騷頭，看著艾索德，又感到羞愧般盯著自己的腳尖，最後還是決定鄭重地鞠躬道歉。

「那個……大哥哥……真的很對不起！」

「呃……不是說我不在意了嗎？」

「呼呼，真是有禮貌的孩子耶？」愛莎忍不住摸了摸納斯德孩子的髮頂，意外地那是納斯德全身上下最為柔軟的地方。

接著她拉起那孩子的手，將軟球擺在他的掌心：「給你，下次要小心點哦？」

「嗯。」孩子看上去更加不好意思了，點了點頭，接過球便往他來往的方向跑去。還依依不捨地向兩人揮手。

「……謝謝！」

突如其來的相遇，也許不會再見面，但讓人心情愉快。

旅程的美好意外似乎能讓人想起很多事，讓人確信那是自己存在的證明。彷彿是觸動戰士心中最柔軟的地方，艾索德的眉眼幾乎是彎著，嘴邊的笑容也未停下，他發出感慨。

「納斯德和人類共存的城市……雷文哥真的做到了啊。」

「雷文哥本來就是有這種能力的人了呀？呐、希望他現在笑容能多一些。」

雷文·喀隆威，是現任的艾德領主。原先這個職位，王政方想指名由艾索德擔任，卻被後者以自己仍沒有領導住民的能力而拒絕了。

事實上也是經過多次考慮後才如此決定，艾德還存有當年瓦利的研究室，伊芙大膽地提議希望能有嘗試讓人類與納斯德共存城市，作為她理想的納斯德王國與人類共存的計畫第一步。

而這樣的人選，由雷文來擔任是再適合不過了，因為他自身便是與納斯德共存的證據。

肯定是經過很多掙扎吧，艾索德其實難以想像雷文過往承受的痛苦，不管最終是何種抉擇，都需要巨大的勇氣。

男人原先是想要拒絕，或許是心境上有所變化，還是自身已有覺悟，最後雷文還是擔當下來。

我只是，想要證明我是誰。

不管理由為何，那句話是如此鏗鏘有力。艾索德自己也是，選擇繼續旅行的理由，不只是那是構築他這個人的起始。

作為艾里奧斯的劍，接納與艾里奧斯共存的命運，為此四處奔波，是艾索德選擇守護艾里奧斯的方式。

但如果只是這樣的理由，旅行的同伴似乎沒必要是哪個特定對象。當然如果可以，艾索德自然想跟過往的所有同伴一起，那樣的想法卻過於不切實際。

艾索德的雙眼聚焦於走在他前方的女性身上。

為什麼是愛莎呢？心中的疑惑油然而生，是連他自己都難以名狀的情感。是習慣了嗎？還是更加……？

苦苦尋找的韋薇爾戒指已經毀壞，愛莎原本被吸收的魔力也自此消散，反而變成她繼續探索讓自己變強的方式的藉口。

艾爾搜查隊完成使命從魔界回來，聽聞了小隊被王國遣散的消息後，不知道有多少魔法師公會曾邀請愛莎加入，卻老是收到回絕。

『我嗎？雖然這不像我會說的話……總覺得答應的話，好像否定了和大家旅行時的自己耶……雖然加入那些魔法師公會能更快找到答案，他們的提案也讓人心動。但是，依靠我自己的力量去尋找方法也行吧？畢竟我可是天才呀。』

『……我也能一起去嗎？』

『噢？』

『那個……我只是想，即使艾爾不再動盪，但想破壞這份和平的人，今後還是會存在吧？』

『所以你想要經由旅行蒐集情報嗎？一方面也能隨時注意艾利亞諾德的動向……』

『還有，我想了很多……我是因為和大家相遇，才明白我是誰、我能做什麼。雖然不太好說明，但那種感覺相當強烈，一股我是屬於這裡的感覺。』

『聽說愛利西斯姐姐即使回歸紅色騎士團，仍丟下崗位四處闖蕩耶……哈啊……雖然姐姐有自己的考量，就這一點來說你們還真怕別人不知道你們是姊弟啊。』

『呃……』

『唔、我是無所謂啦……反正照顧你也習慣了。』

『是、是這樣嗎？』

當時過於自然的要求和接納，反而讓艾索德忘記那個問題的核心。

為什麼是愛莎呢？還是非愛莎不可？與自己一同成長的少女，並非是像蕾娜那般成熟可靠具有母親形象的女性；即使體悟到她具有強大的力量，身體卻不像姊姊那樣強壯；天生的性別差異自然不是他蛻變成男人時學習的楷模；說是聰慧的賢者又不比伊芙那般冷靜。

明明是這樣的人。

自己受傷的時候總是雞婆地湊了過來，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成熟又在與對方鬥嘴時蕩然無存，思考方向不同而難以理解，原本還認為這樣的人是巨大的麻煩。

經過年歲的沉澱，也能輕易地理解自己被擔心著，卻也不是如過往那般被獨自煩惱的至親拒於千里之外，能夠互相理解、互相幫助，對於這一點艾索德仍相當感謝……不，似乎也不是簡單地感謝就能表述的情感。

那是什麼呢？堵塞在胸口的想法，卻不是痛苦，更多的是因為感受那份微妙的溫柔而想哭。

這個、到底是什麼？

艾索德停下腳步。

好不舒服，自剛才從商店街出來後，就感受到一種違和感，彷彿被誰盯著，卻又感覺不到那人的氣息。

「艾索德？」愛莎察覺到身後的動靜，皺起眉：「怎麼了？表情好奇怪。是剛才被擊中的頭還在痛嗎？」

「不是……那個，愛莎。」艾索德望著四周，表情更加凝重：「妳有沒有感受到一種被誰看著的感覺……？」

「咦？……怎、怎麼突然說這種話？」那個問句使愛莎打了個寒顫，思考都往她最害怕的東西跑去：「該不會……」

「呃，現在是白天。」艾索德提醒，但仍維持著警戒：「畢竟艾德曾經有盜賊入駐，我比較擔心……」

「嗚呀呀呀呀呀呀呀呀——！！」

從身邊傳來高分貝的叫聲，一道黑影從愛莎身邊竄過，抓住了她的雙手。愛莎被突發狀況（加上先入為主地認定那是幽靈）嚇得忘記維持魔力，幾袋食材因失去支撐而險些掉落於地。

「……愛莎！」

艾索德眼明手快地接下掉落的袋子，本來還想給那道黑影一記踢擊——

「嗚哇哇哇哇哇哇哇——！！」

是不屬於他們的聲音。

在出腳之前便聽到這道吶喊，艾索德臉上滿是莫名其妙。

「您、您果然是愛莎·藍塔大人！！！！我我我一直是您的粉絲！！！」那人的黑色兜帽掉了下來，露出青年的樣貌，蓬鬆雜亂的紅髮，笨重的瓶底眼鏡後還附帶過份閃亮的眼神。

「呃、啊？」這是艾索德。

「……咦？」這是愛莎。

青年無視兩人的尷尬表情，又繼續道：「其、其實我是常駐艾德魔法師公會的學徒，在剛才購買魔法材料的時候，正巧在商店街看到愛莎大人！但太害怕是自己眼花看錯了、也有點不好意思，所以在自己身上施了減低存在感的魔法跟著你們……」

那不就是所謂的跟蹤狂嗎？！

艾索德估量起那名青年是否具有危險性，必要時他可不會猶豫去阻擋傷害自己同伴的人。可是看著對方連眼鏡都抵擋不住的真摯眼神，他感到自己的想法相當失禮……不，應該說，有這種反應的自己很奇怪。

過去艾索德被艾爾搜查隊的夥伴評價擁有過度信賴陌生人的單純，如今面對現在眼前的狀況，內心卻微漾著不安。

「哈哈……說是粉絲嗎？這樣我會不好意思耶？」愛莎笑著，但顯然對方過於狂熱的行為又讓她感到不太自在地把雙手抽回去。

「傳說中的魔奇艾爾搜查隊！拯救艾里奧斯的乙太賢者！」青年沒察覺到不對勁：「其實您在幼時就得到『大魔法師』稱號的事蹟我也有所聽聞，雖然聽說您一度因意外喪失魔力，卻還是能完成如今的成就……您果然非常偉大！」

「連、連這種事都知道……？」但比起驚訝還有更要緊的事，愛莎提醒：「那個……你可以放開我了嗎？」

「真是抱歉！我、我居然這麼莽撞！！」相對於愛莎，這位青年的反應似乎更像被碰觸的那位。接著他看著自己的雙手，開始喃喃：「咦？這麼說我和愛莎大人握手了？我在做夢嗎？……」

「哈啊……哈哈……」愛莎並不擅長應付這類不按牌理出牌的人，只能乾笑幾聲。

「不過……」像是想到什麼，青年從原先亢奮的狀態，露出一副被丟棄的小狗般的神情，眼鏡的反光也擋不住那份惋惜：「艾爾搜查隊完成使命解散後，不管各方公會如何對愛莎大人提出邀請，您都拒絕了。不僅如此還得不到您的消息，雖然我仍認為您還在艾里奧斯的其中一處活躍著，但……為什麼呢？您甚至拒絕了現代第七之塔的邀約，能進到那裡明明是魔法師的最高殊榮啊。」

那個人……那是哭了嗎？

一直沒出聲的艾索德眨了眨眼睛，視線飄向與自己同行的女性，原本面露尷尬之色的愛莎，表情變得平和了些。就像艾索德擁有的勇敢與天真，不自覺地會想去照顧需要幫助的孩子似乎是愛莎個性中的一部分。

不可否認艾索德也是被照料著的一人，即使他始終不願意對愛莎使用「姐姐」這類稱呼。

沒什麼關係吧？明明愛莎也曾關照過澄。

但如果愛莎想開口安慰那名自稱為「粉絲」的青年，順著那個人的言下之意說話，問題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了。因為——

愛莎如果有一點點否定「現在的選擇」的意思，也等於是否定了一起旅行的人。

像是接收到那個視線般，愛莎瞄了下艾索德，眼神交錯的瞬間讓艾索德有些慌亂地看向別處，感覺到心臟鼓動更加喧囂。

「我啊……」愛莎吸了口氣，整頓呼吸。

「……嗯？」感覺到崇拜的對象將要說了什麼重要言語，那名青年安靜下來傾聽。

「我可是任何時候都非常清楚自己想要的東西哦，也不會對自己的選擇後悔。」愛莎雙手抱著胸，回首凝望自幼經歷的種種，她臉上有的是釋然和自信：

「比起別人來告訴你答案，自己努力得來的東西不是更加甜美嗎？魔法的真理也是如此，學習而來的是知識，自我理解進而使用的是智慧。這也是為什麼魔法師即使畫了相同的魔法陣，造成的結果也會有所差異的原因。」

「雖然你不一定能懂啦……我的經歷、我的人生，造就了我的答案……」她最後揚起笑容：「我不討厭冒險，就是那樣而已哦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……」

聽著這段話的其他兩人陷入短暫的沉默。

青年毫不掩飾高亢激昂，頓時哭了起來：「呃、呃呃呃！！太、太帥氣！！真不愧是愛莎大人！！！」

接著從青年嘴裡所說的，他打聽的有關愛莎的過往，卻不全然是艾索德知道的模樣。有在艾爾搜查隊的記憶，也有愛莎年紀輕輕就拿到大魔法師稱號前的事蹟。

艾索德從之前就有一種感受，大概是在艾利亞諾德時，看著愛莎解開古代封印……她是那麼厲害的人嗎？也不是質疑魔法師的能力，但這種想法讓他感到不太真實。

與姊姊愛利西斯經過長時間的分離，透過一起旅行而得知對方自己過去不曾知道的一面，那讓艾索德感到姊弟兩人的關係有所親近，因此他感激著擁有那段回憶。但為什麼愛莎的話，知道愛莎過去的事蹟時，卻讓他惶恐呢？

所以並不是知道一個人的其他面貌時都有親近感的嗎？

不對，那是因為，他們有很長的時間都待在一起。不管愛莎過去是什麼模樣，至少對艾索德而言，他們是一起成長的存在，因此知道了他所陌生著的那一面時，會有這個人頓時離自己相當遙遠的恐懼感。

……我應該很了解愛莎吧？

明明……我……

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對方應該不會背棄作為同伴的他。

但如果不是這樣的話……？

為什麼是愛莎呢？

為什麼會……害怕……？

不要……離……

「……?!」捕捉到那一丁點想法的艾索德睜著雙眼，覺得呼吸窒礙。

非常煩躁、很想逃跑，但自己已經不是小孩子了，發脾氣的話顯得自己既醜惡又沒風度，卻又不想默不作聲地讓自己一直處於這個討厭的空間。

「法陣描繪」、「治療用的藥水配方」、「魔力控制方法」……盡是艾索德聽不太懂的術語。但兩人的對話總會有空隙的時候，只要在適當的時點介入，就能帶愛莎回去。

好像感受到來自一旁不耐的視線，青年打了個哆嗦，眼神也怯怯地看向艾索德，才發覺後者手上拎了不少剛才採購的食材。

青年剎時也想這樣佔用對方時間似乎不太好，於是搔了搔後腦：「我、我還有很多問題想請教您！啊！今晚公會中有魔法師的集會，不知道能否邀請您……」

「抱歉，我們今晚已經與其他朋友有約了。」還沒等愛莎開口回絕，艾索德搶先一步。

「那、那個是傳說中的艾爾搜查隊嗎？！還是愛莎大人現在的同伴呢？」

還不想那麼輕易地放棄與偶像討教的機會，青年點了點自己的手指，怯懦地發問：「那、那麼我能去嗎……？」

「那可不行。」

艾索德看上去盡是想擺出相當惋惜的樣子，但語氣強硬地完全沒給對方任何希望：「我不能沒經過其他朋友的同意就擅自下決定，不好意思。」

「這、這樣啊……」果不其然，聽到這樣答案的青年，擺出一副快要哭出來、可憐巴巴的模樣。

搞得自己很像壞人。

艾索德抿了抿唇，轉過身，決定不去看那個人，還有愛莎臉上表現出的困惑。說實在的他有些心虛，連帶口氣都摻和著稍稍無奈：「愛莎，走吧。」

「啊？……艾索德！」愛莎只好跑向她所喊的那個人，但仍懷有猶豫地回望那名青年。

她想了想還是道：「抱歉，今晚真的不行。要是有機會下次再拜訪吧？」

「咦？咦咦咦咦——？？？」

艾索德只好裝作沒聽見後方傳來的歡呼。

「等、等……艾、艾索德——！！」

.....

不自覺疾走地步伐還是因為那聲呼喊緩慢了下來，艾索德轉身看向愛莎.....還有那名意料之外的青年。

沒看到那個身影，看來是因為太過高興，而將期待帶回去等待愛莎的訪問。

為什麼要答應啊？原本是想這麼說的，但艾索德也明白自己有點反常，且從愛莎的表情來看，她知道他很不對勁。

紅瞳的聚焦先是向旁飄移，思考了一下，艾索德嘴巴微啟，最後只能吐出乾癢的句子：「妳.....沒事吧？」

「嗯.....我沒事呀？」愛莎的眼睛眯成一條細線，想從眼前的人身上看出什麼端倪，接著她雙手叉腰：「反應古怪的人是你吧？說那樣的話會讓別人覺得我們很高高在上耶？」

「.....我的話很奇怪？」

「啊，不是.....」愛莎回想了一下，不管是應答、措詞，以艾索德而言都是可圈可點，要說是哪裡怪異的話：「是你的語氣，一副要把別人趕跑的樣子。」

艾索德吸了口氣：「但對方的行為已經是跟蹤了吧，光是如此就讓人覺得可疑。」

「雖然你這麼說也沒錯，但看起來沒什麼惡意——」那人的行為是浮誇了些，某種角度而言確實會讓人不舒服，但沒必要這麼被質疑。

愛莎更加在意的，是艾索德言語中的怪異感。嗯？質疑？那個艾索德嗎？

愛莎喃喃著：「.....不對.....」

「艾索德，你不是會說這種話的人吧？」

「.....」

艾索德再次不願意與愛莎對視，微皺的眉頭看上去還有些痛苦，雖然什麼也沒說，卻像在鬧脾氣般。

還是在忍耐什麼呢？加上那時艾索德一個人拿著重物，若是身上有痛楚的話，自然會不耐煩地想趕快回住所休息。

愛莎是這麼猜測的：「到底怎麼了？不會是在忍著疼痛卻逞強不說吧？」

「好了，讓我看看吧。」嘆了口氣，露出哄孩子似的微笑，愛莎繞到艾索德的身側，抓著對方的肩膀和頸部後方，開始翻開頭髮查找被球擊中的地方。

雖然早也不是第一次在檢查傷口和包紮時有過碰觸，可能是經歷剛才反常的情緒，艾索德第一次感受到那雙手的撫摸、女性身上的氣味，會使胸口有股微妙的騷動。但神經卻不再那麼緊繃，而安心下來。

「嘶……」似乎是找到那一處，確認時按壓的疼痛自後腦與脖子神經傳來，艾索德瞬時抖了下肩膀。

「唉……明明都腫起來了。」愛莎一副果然是如此的語氣。接著拍了拍艾索德艾索德的上臂，示意要他打開掌心，好用魔力取走幾袋食材。

愛莎退開幾步，道：「回去再做消腫處理吧。」

沒想到被當成是因為不舒服而鬧彆扭，有些不甘心地想著似乎該把某些想法傳遞出去，艾索德開口，試圖再繼續對話：「那個……如果不是按著並不會感覺到痛……」

「也不能放著不管吧？」愛莎對此感到不解。

「……」艾索德停頓了下：「不是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不是那個……」重新整頓呼吸，再次開口：「話說回來，妳怎麼擅自答應剛才那個人了啊？」

畢竟艾索德對那人的評價是不可信的，這麼問也是情有可原。愛莎的表情卻相較游刃有餘：「呵呵。什麼嘛？是在擔心我？」

為什麼那麼輕鬆地說出口了？艾索德感到一陣無奈：「妳連對方就在附近都察覺不了，要是對方還有更奇怪的魔法，妳一個人不是很危險嗎？」

「嗯？我可沒說我是一個人啊？」

愛莎睜大眼睛，彷彿認為對方的想法很不可思議。

「啊？」

聽到那樣的說法，艾索德也困惑了起來。

「真是的……之前不是說了非必要的時候不能單獨行動的嗎？你忘記了嗎？」愛莎撫額：「而且我一個人的話，你要去哪裡啊？」

「……我可是劍士耶，到魔法師公會能做什麼啊？」而且居然沒徵求我的同意。艾索德不禁小聲地咕噥著。

「這倒是不用擔心，為了戰術變化還是提高緊急應變的能力，想要學習體術的魔法師也不是少數，當然作為天才的我是不需要啦。」

將手指放在下顎點了點，愛莎作出思考狀：「雖然說是交流，但我想用我的學識來交換一些魔法師們使用的門路的情報，嗯……提供的知識的水平就取決於情報的價值囉？」

「呃……是喔……」隨性地回覆。

也許是放下心而產生了一股脫離力感，或者是得知對方仍算有在考量自己的事情，艾索德心情平復許多，也懶得去爭論或反駁。

愛莎看著艾索德，推測大概是恢復平常的樣子了。而那一瞬間，似乎是捕捉眼前的人的想法，不經意脫口而出：「艾索德……你剛才……該不會……」

「是那種擔心自己的東西被搶走的小孩子吧？」

「什、什什什什麼？」

艾索德的眼神顫抖了起來。很想多反駁什麼，但因為愛莎所言似乎說中了他沒有去想過、但感受又真實的部分，因為就連說「才不是那樣」都很奇怪，只能這樣說著。

「哈哈，真沒想到耶？」愛莎挑眉。

妳在說什麼啊？我才不是小孩子！……沒有注意到艾索德並沒有如平常那樣回嘴，愛莎仍得意洋洋地說：「真是需要人照顧的弟弟，不過你放心吧，在你長大之前姐姐我還是會一直在你身邊的哦？嗯？」

「唔……」發出意義不明的單音詞，艾索德已經不知道該做出什麼反應。

雖然他的膚色是健康的如日光的顏色，並不像澄那般的白皙，但血液沸騰時而造成的紅色，在他臉上仍清晰可見。

愛莎才發現他的舉動多麼異常，過了幾秒鐘，也才驚覺自己說出多麼羞恥的話：「嗚呀——那、那個——」

「笨、笨蛋！我、我的意思是說！！那、那個——大家就算分開也還是在你的身邊啊？？晚上不就能見到大家了嗎？所、所以……那樣……」

雙手擺出否定的姿勢，愛莎開始語無倫次，瞬時竄紅的臉蛋跟耳根，似乎都能看到頭上冒煙，簡直像被煮熟了。

「我……」艾索德好不容易能發出聲音：「……這個我當然知道啦！！」

為了轉移話題，視線才飄到不斷被遺忘的可憐食材們，也不知道是誰先開口的。

「快、快點回去吧，蕾娜姐姐生氣可是很可怕的……！」

「啊……哈哈！……我、我同意……」

明明日光是強烈卻不至於燙傷人的溫度，但風怎麼樣也吹不掉臉上的熱意。

〈終〉